

钓客清谈

〔英〕艾萨克·沃尔顿／著 张传军／译

做人
与生活的境界
——简单 忍耐 淡泊 知足



The Compleat Angler or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

17世纪英国文学经典 至今已再版 500 多次
与《瓦尔登湖》、《塞耳彭自然史》结为姊妹篇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钓客清谈

做人与生活的境界

[英] 艾萨克·沃尔顿 (Izaak Walton)/ 著

张传军/译 柯祥河/校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THE COMPLEAT ANGLER

OR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钓客清谈: 沉思者的娱乐 / [英] 沃尔顿 (Walton, I.) 著; 张传军 译; 一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2004.10

书名原文: The Compleat Angler or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

ISBN 7-80700-082-1

I. ① 钓... II. ① 沃... ② 张... III. ③ 钓鱼 (文娱活动) — 基本知识

IV. G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029 号

钓客清谈

作者: [英] 艾萨克·沃尔顿 (Izaak Walton)

译者: 张传军

校译者: 柯祥河

责任编辑: 秦 钢

插图: 68 幅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鹏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 7-80700-082-1/B·23

定价: 1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THE
COMPLETE
ANCIENT

*It breathes the very spirit of innocence,
purity, and simplicity of heart.*

*It would sweeten a man's temper
at any time to read it.*



书中散发着天真、纯洁和质朴的心灵气息，
不论何时读，都使人心静气和。





Isaac Walton

艾萨克·沃尔顿

序 言

《钓客清谈》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循环往复的社会动荡，而这些动荡又是从沃尔顿书中提到的内容开始的。在文艺复兴前几年，社会争论，特别是在文学阶层中的争论，已发展到了真正危险的阶段。克伦威尔的禁欲主义和卢德派的原始神秘主义成为渐渐浓重未来的底色。寂静主义者的冥想、田园风情、乡村生活的方式，包括垂钓，由此变得诱人。从文艺复兴直到现在，把《钓客清谈》置于反复更新的混乱中，没有什么比工业革命更加明显，因为这场革命无异于对崇尚垂钓和理想化的田园生活扔了一颗炸弹。本书的姊妹篇，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也描绘了类似的情形。西方垂钓者和各种苦恼人士将这些书奉为经典。

今天无甚信仰的读者可能会为《钓客清谈》能这么久远流传而感到困惑，直到他意识到这本书讲的不是怎么钓鱼，而是怎么生活。而这个事实，就连沃尔顿本人也不知情；如果没有书中那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和作者留下的明朗、真实的自身形象，所有东西都会很快地消退在风景之

中。

首先是垂钓者给予了这本书长时间的生命力。它的学问与知识已经大部分落伍。它的灵感——来自异教徒和基督教徒那里——却很符合田园梦想家们本能的泛神论的心意，但大部分钓鱼者都坚持自己的方式。他们中的极大一部分人关心钓到一条鱼并把它吃掉，胜过找到一条真理。钓鱼技术改变了，木头竿子和马鬃线已经让位于绿心硬木、竹竿、玻璃和石墨，但思维没有改变。这项运动需要全心投入——从空中到水中，从焦躁到冷静，透过一条河的流动看到运动的宇宙和它所有的星辰。

沃尔顿的话题中似乎有两件还有现实意义：苍蝇和食谱。首先，被绑在丝线和小鸟翅膀上的鱼钩就像一种能划破水面的诗一般的意象。食谱就像是狩猎者和猎物都必须按照符合各自命运的方式对付彼此的热烈的体现的产物。那种圣洁的奉献感，神圣且无可怀疑，包括在酒馆里烹饪这些无邪的美餐。在那里，钓鱼者们能够指望找到“一个干净的屋子，窗台上放着薰衣草，墙上还贴着二十首民谣”。

沃尔顿，与怀特和梭罗一样，是我们主要的文学旅居者之一。和怀特相比，他是非科学的；和梭罗相比，他是散漫的，是圈子里每个人的知己，对同行不太构成威胁。在梭罗那里可能找到的类似的逃避方式，则被延续整整一个世纪的社会不公正所排挤。

沃尔顿在他自己的书中是个领导性的参与者。他别无选择，不像高层次的、精密的、超然的梭罗，或者亢奋的怀特。沃尔顿性格平和，而这种信仰的宁静，在现代人看

来，无论是神灵的坟墓还是基督徒的灰烬，他的旅程都讲述了一种温和的死亡和人世间的正义，三百年来，这些都受到读者的敬羨。但是，这三个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自然界的元素是在探索永恒时被研究的空想的影子，是当永恒被深渊所替代时，人们用来使自己飘浮而不是下坠的手段，就像他们正做的那样。

三位作者告诉他们大部分的共同的追随者：获得、花费、分配浪费他们的力量。用沃尔顿的话说，“人发财等于被剥夺了一切”。他还提到：“财富上有和获利同样多的悲剧。”沃尔顿认为，有钱人就像一个蚕蛹，当看上去活跃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的五脏六腑吐出来再使用它们。梭罗也有一种观点，他说自己才配拥有农场，因为他比那些农场主懂得多。与其让温和的人拥有土地，还不如让那些“懂得欣赏的人去拥有那些拥有着却不懂欣赏的人的土地”。《钓客清谈》的主题是现实、日常的奇迹、朋友、一所干燥而温暖的房子、难忘的诗句和希望。沃尔顿曾做过一个容易引发羡慕和嫉妒的比较：“我不羡慕食肉比我好的人、比我富有的人或者衣着比我好的人，我只羡慕那个鱼钓得比我多的人。”

并不是每个沉迷于自然界的人都可以成为自然学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需要一种消遣，或者是打猎、赏鸟、钓鱼，或者是出海。每种方式都提供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天气、在光影变幻下的土地和流水中运动。在沃尔顿那个世纪，人们正处于从作为上帝的造物向作为自然的掌管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十七世纪激烈争论的组成部分，也是清

教徒努力经营的人与自然界的一部分。沃尔顿与罗马文学有着无数共振，最有中世纪特征，则常常表现得最为平静。准备诱饵来钓鱼的钓鱼者比沃尔顿提到的那些管理着池塘、似乎把池塘当做自己农场的延伸部分的农夫，更加接近鱼。钓鱼者的天空更加广阔，他的作息就像在河际遇到的候鸟一样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他的冒险实际上减少了基督教的一点灰尘，而不是创造心上那束偶然的灵光。

沃尔顿告诉我们“钓鱼是艺术”，就像“数学永远也学不完”，就像“没有人是天生的艺术家”，“也没有人天生就是个钓鱼能手”。因此，钓鱼有一定的次序。一般来说，一个钓鱼者必须是一个“原始的基督教徒，像大部分的钓鱼者那样，是个内心安静寻求平和的人”。他通过附加说明原始的基督教徒就是“那种生活在少些律师的年代的简单人”，来略微宽恕当时的人们。

今天的读者，他们身体的四分之三是水，能够接受鱼的世界是“造物主最早的女儿，是上帝的精神最早触及的元素”，正是它富足的原料孕育了一切生物的起源。我们靠这个生存。我们很容易相信，它接近事实。深入到河里的钓鱼者凭直觉可以感受到自己与地球原始事物的靠近。沃尔顿告诉我们，上帝和鱼对话，却从不和野兽说话；当他希望人们能准备好接受他的启示时，首先把人从混乱喧嚣的城市解脱出来，通过让人的脑子休息才可能达到适合的状态。他引用一个博学的西班牙人的话说，“河流与水里的生物是用来让智者沉思和愚人路过的。”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河流，他说，甚至有六天奔流不息却在安息日停

止的河流。当然，最初的基督教教徒里有四个是渔夫。沃尔顿有先见之明地补充说，如果我们依靠草木、米粒和鱼类来生存，就能从“令人讨厌的、动荡的、断断续续的争论”中被解救出来。确实，像他这种有钓鱼嗜好的人，不仅用钓竿和鱼篓，还用“智慧……希望和耐心，对艺术本身的热爱和迷恋”来阐述道理，无论在物质上或是精神上都很好。钓鱼者什么都要赢得。他甚至不能丢掉一条鱼，“因为没有人可以失去他从没有得到过的东西”。然而，利用技术和观察，他仍指望成功——首先，成为一个足以制造几十只人造昆虫来伴他春夏秋冬的昆虫学家；第二，如果他技术足够精湛、观察仔细，找一个“苍蝇审判团，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屑或谴责河里所有鱒鱼的人”。他也可能背着包，包里放着鱼钩、鱼线和羽毛来模仿突如其来的昆虫，或者当阵雨来临时，在最近的那棵梧桐树底下打发时间。毕竟，他钓的鱼是“如此新鲜，以致医生允许伤员、发烧的病人和产妇都去食用”。实际上，沃尔顿钓的鱼经常有缤纷的斑点和颜色，仿佛从神话集里出来似的，有“像军队一样前进”的鲈鱼，像狼一样追赶的白斑狗鱼，或者指挥其他弱小鱼类的鲤鱼。有些鱼憎恨青蛙，有些鱼，比如大鱒鱼，拥有令人忧伤的智慧和死亡的极度敏感。那些深谙此道的钓鱼者，可能会将自己推向山巅，用钓竿和钓线去钓燕子。

沃尔顿提醒我们，就像我们日常提醒自己一样，去解答幸福源于满足还是源于行动这样的问题是很糟糕的。相反，他通过告诉读者来满足自己，“这两个是一回事，尽

可能将一切都放在最诚实的、天才的、平静的和无害的钓鱼活动上来。”

沃尔顿希望实行现代河岸维护，他对政府政策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所有人的事就是任何人不管的事”，从而认识到控制非法渔网的必要性。这个，当然，是每天剥夺我们接触自然的窗口的常有的悲剧。

就像现代自然学家一直从事的那样，沃尔顿把各种鱼类的生活与其周围的事物相联系——天气、飞虫、蠕虫、城镇居民季节性的习惯、海潮、植物的萌芽和开花、瘟疫或宗教战争引发的城市离散及钓鱼者自己的闹剧。总之，钓鱼对于沃尔顿来说，完全是活生生的：“那个时候，我腾空而起，拥有了出生时所意料不到的快乐。”除了河流，我们很少让“对于许多不可能的事情的恐惧”占据我们的头脑。这里，“诚实、有礼、平静的人”是无所畏惧的。

钓鱼者的日子变得很卑微，因为他总在分辨各种粪便——牛的、猪的、马的。当他在寻找“一条有活力的、运动迅速的、激动的蠕虫”时，可能在从鞣革匠院子搬来的老树皮里；或者，与铁犁竞争，跟着它穿过荒原和绿地。最后，钓鱼者可能使用一只死猫或者饲养一窝黄蜂来获得它的蛆。实际上，他的生活变成了有关海与河的神秘事件中的高潮，用挤奶女工引用克里斯朵夫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有了人，太阳和夏季才美化河岸与草地”的日子。那时候，《钓客清谈》汇集了普林尼或者一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作者是如此令人惊喜且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他的小

宇宙。有一种生物，“它的唇和嘴有点黄，眼睛像黑玉一样，前额是紫色的，腿和后部是绿色的，尾巴有两个分叉，是黑色的。身体上有一种红色的斑点，在脖子和肩膀处绕成一圈，有点像圣安德烈的十字架，或者是字母 X 被弄成十字形，有一条白线从背部延伸到尾巴，所有的一切都给它的身体增加了美感。”这种伟大的生物究竟是什么？青虫。

现代的钓鱼技术并没有对沃尔顿的书的实际阅读产生帮助。现在的钓鱼者也许把《钓客清谈》当做一种装饰品，向一些急功近利的小玩意儿求助二十世纪的真实安慰，透过他的水深计的气体离子屏幕来凝视鱼的轮廓，或者用微测器来寻找其目标的几乎不可见的分子聚合物。用沃尔顿的话说，他的心已经不再处于平静与沉思的状态。甚至在十七世纪，人们也需要一本指南来克服他们与自然的离散。在我们这个年代，当这种情况基本具有普遍性，我们也需要《寂静的春天》和《自然的终结》来洞察我们的迷惑。垂钓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在它之上，从一开始就支持着钓鱼者的安慰、生气及专心将来源于对艺术的理解。并且在这里，博学的、平和的沃尔顿，通过阐释怎样从自然界获得清醒与敬畏来告诉我们很多——即，怎样使我们对能够钓鱼这件事充满感激，而不是怎样钓鱼。

他告诉我们怎样生活。

托马斯·麦古恩
美国当代小说家

致约翰·奥夫利

阁下：

我如此不恰当地使用了您从前对我的错爱，受它的鼓励我才有勇气乞求，它们也可以被扩大到对这本书的支持和保护：我拥有起码的信心，我应该不会遭到拒绝，因为这是有关鱼和钓鱼的言论，而它们都是您所精通的，您是那么地热爱并如此多地实践着。

您深信（尽管无知的人另有看法），垂钓是一种艺术，并且您对这门艺术比谁知道的都多；这个真理也被您喜欢的那项美好的活动的成果所证明，当您试图让大脑休息，从繁忙的公务中脱身出来，并且（这是经常性的）在这项消遣活动上花费一至两天。

某个时候，如果平常的钓鱼者造访您，亲眼见到您的成功不是由于您的运气而是技术，这毫无疑问会引起他们的赶超心理来成为您那样，并且那种赶超心理可能会引起一种勤奋的态度，但我知道那不是平常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现在很多人拥有过人智慧、学问和经验，也热爱并实践着这门艺术，他们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话。

先生，对鱼和钓鱼的这种美好兴趣（您对这种兴趣是如此精通）在其他国家一直被认为值得作家和潜心研究者

去描述，那些名人都是以博学与智慧著称的。在我们国家的这类人中，我记得亨利先生（这门艺术的诚挚热爱者）曾经对我说，他想写一点有关钓鱼这门艺术的赞扬文字；毫无疑问，如果他还没有过世的话，他会做到的；这份回忆一直让我很遗憾，如果他能活着并写成这本书，那么那些钓鱼的初学者就能见到有关这门艺术的更好的论述，这个论述也许能被证明是值得他细细阅读，（尽管有人尝试着在做），我还没有看见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但我的书可能会被认为太平常，缺乏权威，不值一看；我在这里大胆地承认，我更应该检讨自己而不是指责他人，我的论述引起这么多反对意见；而您可能会这么觉得，它对于您的学问毫无帮助。惟恐更长的信会减少您的快乐，我至多会讲完后面这个事实为止。

艾萨克·沃尔顿



致读者

我想自己有能力告诉你们以下的真理，我不是为了取悦自己而着手撰写、出版这本书，更不是为了拥有它；我是如此容易地为取悦他人而被吸引去做事情，我没有期望从这件事上赢得荣誉，所以我不愿舍弃任何在开始前就有恰当题目的部分，并且真的渴求期望，如果我得不到赞扬，我也可以得到宽恕。

尽管这篇论述可能引起一些反对，我深信大部分读者还是可以从得到很多的乐趣和益处，不会辜负他们阅读所花费的时间，除非他们是特别庄重或忙碌的人。这便是我可以持有的全部的自信，考虑到这本将给予他们思考和批评的书的优点；如果批评被证明太过严重，我就会使用我的自由权，忽略所有尖酸的指责。

我希望读者也能注意，在写书的时候我使自己变成再创造的产物；他可能会发现，读起来不枯燥乏味，我在几个地方插了一些质朴的无害的玩笑，如果您是一个严肃的天性尖刻的人，那我认为您不适合来评判我的书。

我希望验证书中愉快的部分，因为，尽管众所周知我对合适宜的时间很重视，这篇论述是，或者曾经是，我自